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二十二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十

譚 綸

徐甫宰  
李佑

王化

王崇古

子謙  
之采

孫之楨  
李崇

方逢時

吳 兌

孫孟明  
子邦輔

孟明

鄭 洛

張學顏

張佳允

殷正茂

李遷

凌雲翼

譚綸字子理宜黃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南京禮部  
主事歷職方郎中遷台州知府綸沉毅知兵時東南倭  
患已四年朝議練鄉兵禦賊參將戚繼光請期三年而  
後用之綸亦練千人立束伍法自裨將以下節節相制  
分數既明進止齊一未久即成精銳倭犯柵浦綸自將  
擊之三戰三捷倭復由松門澶湖掠旁六縣進圍台州  
不克而去轉寇仙居臨海綸禽斬殆盡進海道副使益

募浙東良家子教之而繼光練兵已及期綸因收之以為用客兵罷不復調倭自象山突台州綸連破之馬崗何家礮又與繼光共破之葛埠南灣加右參政會憂去以尚書楊博薦起復將浙兵討饒平賊林朝曦朝曦者大盜張璉餘黨也璉既滅朝曦據巢不下出攻程鄉知縣徐甫宰嚴兵待而遣主簿梁維棟入賊中諭散其黨朝曦窮棄巢走綸及廣東兵追禽之尋改官福建乞終制去繼光數破賊浙東畧定倭轉入福建自福寧至漳

泉千里盡賊窟繼光漸擊定之師甫旋其衆復犯邵武  
陷興化四十二年春再起綸道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  
建倭屯崎頭城都指揮歐陽深搏戰中伏死倭遂據平  
海衛陷政和壽寧各扼海道為歸計綸環柵斷路賊不  
得去移營渚林繼光至綸自將中軍總兵官劉顯俞大  
猷將左右軍令繼光以中軍薄賊壘左右軍繼之大破  
賊復一府二縣詔加右副都御史綸以延建汀邵間殘  
破甚請緩征蠲賦又考舊制建水砦五扼海口薦繼光

為總兵官以鎮守之倭復園仙遊綸繼光大破賊城下  
已而繼光破賊王倉坪蔡丕嶺餘賊走廣東境內悉定  
綸上疏請復行服世宗許之四十四年冬起故官巡撫  
陝西未上而大足民作亂陷七城詔改綸四川至己破  
滅雲南叛酋鳳繼祖遁八會理綸會師討平之進兵部  
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西招  
降岑崗賊江月照等綸練兵事朝廷倚以辦賊遇警輒  
調居官無淹歲迨南寇畧平而邊患方未己隆慶元年

給事中吳時來請召綸繼光練兵詔徵綸還部進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綸上疏曰薊昌卒不滿十萬而老弱居半分屬諸將散二千里間敵聚攻我分守衆寡强弱不侔故言者亟請練兵然四難不去兵終不可練夫敵之長技在騎非召募三萬人勤習車戰不足以制敵計三萬人月餉歲五十四萬此一難也燕趙之士銳氣盡於防邊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事必無成臣與繼光召之可立至議者以爲

不可信任之不專此二難也軍事尚嚴而燕趙士素驕  
驟見軍法必大震駭且去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  
之士掣肘廢功更釀他患此三難也我兵素未當敵戰  
而勝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乃終身創而忌嫉易生欲再  
舉禍已先至此四難也以今之計請調薊鎮真定大名  
井陘及督撫標兵三萬分為三營令總兵參遊分將之  
而授繼光以總理練兵之職春秋兩防三營兵各移近  
邊至則遏之邊外入則決死邊內二者不效臣無所逃



罪又練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請速調浙兵三千以濟緩急三年後邊軍既練遣還詔悉如所請仍令綸繼光議分立三營事宜綸因言薊鎮練兵踰十年然竟不效者任之未專而行之未實也今宜責臣綸繼光令得專斷勿使巡按巡關御史參與其間自兵事起邊臣牽制議論不能有為故綸疏言之而巡撫劉應節果異議巡按御史劉黜巡關御史孫代又劾綸自專穆宗用張居正言悉以兵事委綸而諭應節等無撓綸相度邊

隘衝緩道里遠近分薊鎮為十二路路置一小將總立  
三營東駐建昌備燕河以東中駐三屯備馬蘭松太西  
駐石匣備曹牆古石諸將以時訓練互為掎角節制詳  
明是歲秋薊昌無警異時調陝西河間正定兵防秋至  
是悉罷綸初至按行塞上謂將佐曰秣馬厲兵角勝負  
呼吸者宜於南堅壁清野坐制侵軼者宜於北遂與繼  
光圖上方畧築敵臺三千起居庸至山海控守要害綸  
召入為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協理戎政會臺工成

益募浙兵九千餘守之邊備大飭敵不敢入犯以功進  
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協理如故其冬予告歸神宗即  
位起兵部尚書萬厯初加太子少保給事中雖遵劾綸  
不稱職綸三疏乞罷優詔留之五年卒官贈太子太保  
諡襄敏綸終始兵事垂三十年積首功二萬一千五百  
嘗戰酣刃血漬腕累沃乃脫與繼光共事齊名稱譚戚  
徐甫宰字允平浙江山陰人嘉靖中舉順天鄉試除武  
平知縣武平當閩粵交多盜甫宰築城立堡者三上官

以程鄉盜藪調之往既平朝曦超擢湖州兵備僉事添  
注勦寇任一子千戶已而程鄉賊溫鑑梁輝等合上杭  
賊窺江西平遠知縣王化遮擊之檀嶺賊敗奔瑞金副  
使李佑三戰皆捷賊由間道歸程鄉甫宰討禽之餘黨  
悉平賚銀幣已補潮州分巡僉事兼理兵備事東莞水  
兵徐永太等亂停俸討賊甫宰已疾亟乞歸未幾卒王  
化字汝贊廣西馬平人父尚學職方郎中化登鄉薦嘉  
靖四十年新置平遠縣授化知縣以擊賊檀嶺有知兵

名田坑賊梁國相既降復叛約三圖賊葛鼎榮等分寇江西福建化寄妻子會昌而身率鄉兵往擊賊連敗乃縱反間會昌言化已歿化妻計氏慟哭自刎化怒追賊益急獲國相於石子嶺遷潮州府同知仍署縣事計被旌官為立祠化舉卓異超擢廣東副使南贛巡撫吳百朋以貪黷劾之削籍巡按御史趙淳薦其知兵乃命以僉事飭惠潮兵備久之考察罷李佑字吉甫貴州清平衛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歷官江西副使邀賊瑞金有

功尋敗廣東賊吳志高江西下歷賊賴清規等皆資銀  
幣進江西右參政偕總兵官俞大猷大破劇賊李亞元  
擢僉都御史巡撫廣東屢敗海寇林道乾山寇張韶南  
等隆慶中被劾罷歸

王崇古字學甫蒲州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除刑部主事  
由郎中歷知安慶汝寧二府遷常鎮兵備副使擊倭夏  
港追殲之靖江從巡撫曹邦輔戰澣墅已偕俞大猷追  
倭出海累進陝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四十三年改

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崇古喜譚兵具知諸邊阨塞身  
歷行陣修戰守納降附數出兵搗巢寇屢殘他鎮寧夏  
獨完隆慶初加右副都御史濟農子濟農據河套為西  
陲諸部長別部必圖駐牧大小松山南擾河湟番族環  
四鎮皆寇總督陳其學無威畧總兵官郭江黃演等皆  
敗死陝西巡撫戴才亦坐免其冬進崇古兵部右侍郎  
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崇古奏給四  
鎮旗牌撫臣得用軍法督戰又指畫地圖授諸大將趙

奇雷龍等數有功卓哩克圖行牧河東龍潛出興武襲破其營斬獲多加崇古右都御史濟農犯邊為防秋兵所遏移營白城子龍等出花馬池長城關與戰大敗之崇古在陝七年先後獲首功甚多自河套以東宣府大同邊外濟農弟諳達昆都呼赫駐牧地也又東薊昌以北濟農諳達主土默特居之皆強盛諳達又納叛人趙全等據古豐州招亡命數萬屋居佃作號曰拜牲全等尊諳達為帝為治城郭宮殿亦自治第制度如王者署



其門曰開化府日夜教諳達為兵東入薊昌西掠忻代  
遊騎薄平陽靈石至潞安以北起嘉靖辛丑擾邊者三  
十年邊臣坐失事得罪者甚衆患視陝西四鎮尤劇朝  
廷募獲全者官都指揮使賞千金卒不能得邊將士率  
賄寇求和或反為用諸陷寇自拔歸者輒殺之以冒功  
賞敵情不可得而軍中動靜敵輒知四年正月詔崇古  
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崇古禁邊卒闌出而縱其素通寇  
者深入為間又檄勞番漢陷寇軍民率衆降及自拔者

存撫之歸者接踵西番衛拉特黃毛諸種一歲中降者  
踰二千人其冬巴罕萬濟來降巴罕萬濟者諳達第三  
子塔本台吉子也幼失父育於諳達妻伊克哈屯長娶  
岱青必濟不相得巴罕自聘鄂爾多斯女號三娘子即  
諳達外孫女也諳達見其美奪之巴罕恚又聞崇古方  
納降是年十月率妻子十餘人來歸巡撫方逢時以告  
崇古念因此制諳達則趙全等可除也留之大同慰藉  
甚至偕逢時疏聞於朝曰諳達橫行塞外幾五十年威

制諸部侵擾邊圉今神厭凶德骨肉離叛千里來降宜  
給宅舍授官職豐饌廩服用以悅其心嚴禁出入以虞  
其詐若諳達臨邊索取則因與為市責令縛送板升諸  
逆還被掠人口然後以禮遣歸策之上也若遂桀驁稱  
兵不可理諭則明示欲殺以撓其志彼望生還必懼我  
制其死命志奪氣沮不敢大逞然後徐行吾計策之中  
也若遂棄而不求則當厚加資養結以恩信其部衆繼  
降者處之塞下即令已罕統領畧如漢置屬國居烏桓

之制他日諳達死子錫凌阿必有其衆因加巴罕名號  
令收餘衆為一部錫凌阿必忿爭彼兩族相持則兩利  
俱存若互相讐殺則按兵稱助彼無暇侵陵我遂得休  
息又一策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諳達日南望侵擾  
不已又或給配諸將使之隨營立功彼素驕貴不受驅  
策駕馭苟乖必滋怨望頓生颺去之心終貽反噬之禍  
均為無策奏至朝議紛然御史饒仁侃武尚賢葉夢熊  
皆言敵情叵測夢熊至引宋受郭藥師張穀事為喻兵

部尚書郭乾不能決大學士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  
詔授巴罕指揮使賜緋衣一襲而黜夢熊以息異議  
諸達方掠西番聞變急歸調錫凌阿兵分道入犯索巴罕  
甚急錫凌阿佯發兵陰擇便利以故諸達不得志伊克  
哈屯思其孫朝夕哭諸達患之巡撫逢時遣百戶鮑崇  
德入其營諸達盛氣待之曰自吾用兵而鎮將多死崇  
德曰鎮將孰與而孫今朝廷待而孫甚厚稱兵是速其  
死也諸達疑巴罕已死及聞言心動使使詞之崇古令

巴罕緋袍金帶見使者諳達喜過望崇德因說之曰趙  
全等旦至巴罕夕返諳達大喜屏人語曰我不為亂亂  
由全等今吾孫降漢是天遣之合也天子幸封我為王  
永長北方諸部孰敢為患即不幸死我孫當襲封彼受  
朝廷厚恩豈敢負耶遂遣使與崇德俱來又為錫凌阿  
求官并請互市崇古以聞悉報可諳達遂縛全等十餘人  
以獻崇古亦遣使送巴罕歸帝以叛人既得祭告郊廟  
磔全等於市加崇古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總督如故巴

罕既歸諳達與其妻撫之泣遣使謝誓不犯大同崇古  
令要土默特昆都呼赫濟農等入貢諳達報如約惟土  
默特不至崇古念土默特勢孤薊昌可無患命將士勿  
燒荒搗巢議通貢市休息邊民朝議復譚尚書郭乾謂  
馬市先帝明禁不宜許給事中章端甫請勅崇古無邀  
近功忽遠慮崇古上疏曰先帝既誅仇鸞制復言開市  
者斬邊臣何敢故違禁旨自陷重辟但敵勢既異昔強  
我兵亦非昔怯不當援以為例夫先帝禁開馬市未禁

北敵之納款今敵求貢市不過如遼東開原廣寧之規  
商人自以有無貿易非請復開馬市也諳達父子兄弟  
橫行四五十年震驚宸嚴流毒畿輔莫收遏劉功者緣  
議論太多文網牽制使邊臣無所措手足耳昨秋諳達  
東行京師戒嚴至倡運甄聚灰塞門乘城之計今納款  
求貢又必責以久要欲保百年無事否則治首事之罪  
豈惟臣等不能逆料他時雖諳達亦恐能保其身不能  
制諸部於身後夫拒敵甚易執先帝禁令一言可決但



敵既不得請懷憤而去縱以巴罕之故不擾宣大而土  
默特三衛歲窺薊遼濟農必圖侵擾西鄙息警無時財  
力殫絀雖智者無以善其後矣昔額森以尅減馬價而  
稱兵忠順王以元裔而封哈密小王子由大同二年三  
貢此皆前代封貢故事夫揆之時勢既當俯從考之典  
故非今創始堂堂天朝容荒服之來王昭聖圖之廣大  
以示東西諸部傳天下萬世諸臣何疑憚而不為耶因  
條封貢八事以上詔下廷議定國公徐文壁侍郎張四

維以下二十二人以為可許英國公張溶尚書張守直  
以下十七人以為不可許尚書朱衡等五人言封貢便  
互市不便獨僉都御史李棠極言當許狀郭乾上衆議  
會帝御經筵閣臣請外示羈縻內修守備乃詔封諱達  
順義王名所居城曰歸化昆都呼赫錫凌阿等皆授官  
封巴罕昭勇將軍指揮使如故諱達率諸部受詔甚恭  
使使貢馬執趙全餘黨以獻帝嘉其誠賜金幣又雜采  
崇古及廷臣議賜王印給食用加撫賞惟貢使不聽入

京河套濟農亦如約請命以事在陝西下總督王之誥  
議之誥欲令濟農一二年不犯方許封貢崇古復上疏  
曰諳達濟農親為叔侄首尾相應今收其叔而縱其侄  
錮其首而舒其臂諳達必呼濟農之衆就市河東宣大  
商販不能給而濟農糾諳達擾陝西四鎮之憂方大矣  
帝然其言亦授濟農都督同知崇古乃廣召商販聽令  
貿易布帛菽粟皮革遠自江淮湖廣輻輳塞下因收其  
稅以充犒賞其大小部長則官給金繒歲市馬各有數

崇古仍歲詣弘賜堡宣諭威德諸部羅拜無敢譁者自是邊境休息東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鎮數千里軍民樂業不用兵革歲省費什七詔進太子太保萬厯初名理戎政給事中劉鉉劾崇古行賄營遷詔責鉉妄言已加少保遷刑部尚書改兵部初諳達諸部嘗越甘肅掠西番既通款其從孫徹辰台吉連歲盜番不得志求諳達西援崇古每作書止之諳達亦報書謝是年諳達請與三鎮通事約誓欲西迎佛崇古上言西行非諳達意且

以迎佛為名不可沮宜飭邊鎮嚴守備而陰泄其謀於番族以示恩於是鉉及同官彭應時南京御史陳堂交章論崇古弛防徇敵崇古疏辯乞休帝優詔報之令勿以人言介意給事中尹瑾御史高維崧再劾之崇古力請致仕帝乃允歸諡達死錫凌阿徹哩克相繼襲封十五年詔以崇古竭忠首事三封告成廕一子世錦衣千戶有司以禮存問又二年卒贈太保諡襄毅崇古身歷七鎮勲著邊陲封貢之初廷議紛呶有為危言撼帝者

閭臣力持之乃得成功順義歸款二十年崇古乃歿總  
督梅友松撫馭失宜西邊始擾而禍已紓於嘉靖時宣  
大則歸款迄明季不變子謙萬厯五年進士官工部主  
事權稅杭州羅木營兵變脅執巡撫吳善言謙馳諭之  
乃解終太僕少卿孫之楨以廕累官太子太保左都督  
掌錦衣衛事凡十有七年之采萬厯二十六年進士官兵  
部右侍郎陝西三邊總督李崇長沙人由吏部郎中累遷  
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僉事諸察討平韶州山賊終南

京吏部右侍郎仕宦三十年以介潔稱天啟初追謚恭懿  
方逢時字行之嘉魚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宜興知縣  
再徙寧津曲周擢戶部主事歷工部郎中遷寧國知府  
廣東江西盜起詔於興寧程鄉安遠武平間築伸威鎮  
擢逢時廣東兵備副使與參將俞大猷鎮之已而程鄉  
賊平移巡惠州隆慶初改宣府口北道加右參政旋擢  
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四年正月移大同諳達犯威遠  
堡別部千餘騎攻靖鹵伏兵却之其冬諳達孫巴罕鴈

濟來降逢時告總督王崇古曰機不可失也遣中軍康  
綸率騎五百往受之與崇古定計挾巴罕以索叛人趙  
全等遣百戶鮑崇德出雲石堡語諳達部下烏努珠曰  
欲還巴罕則速納款若以兵來是趣之死矣烏努珠白  
諳達邀入營說以執趙全易巴罕諳達心動遣浩爾齊  
致書逢時而全方從臾用兵諳達又惑之令子錫凌阿  
將二萬騎入弘賜堡兄子永什伯趨威遠堡自率衆犯  
平虜城逢時曰此必趙全謀也全嘗投書逢時言悔禍



思漢欲復歸中國逢時以示諳達諳達大驚有執全意及戰不利乃引退錫凌阿猶未知奄至大同逢時使人持巴罕箭示之曰吾已與而父約以報汝錫凌阿執箭泣曰此吾弟塔台吉故物也我來求巴罕巴罕既授官又有成約當更計之乃遣部下伊德實入見逢時曉以大義犒而遣之錫凌阿喜因使求幣逢時笑曰台吉豪傑也若納款方重加爵賞何愛此區區損盛名錫凌阿大慙遣伊德實謝曰邊人不知書蒙太師教幸甚俺答

使者至故將田世威所世威亦讓之曰爾來求和兵何  
為者使者還報諳達召錫凌阿還錫凌阿東行宣府總  
兵趙岢過之復由大同北去於是巡按御史姚繼可劾  
逢時通寇使屏人語導之東行嫁禍隣鎮大學士高拱  
曰撫臣臨機設策何可洩也但當觀後效不宜先事輒  
易帝然之諳達乃遣使定約夜召全等計事即帳中縛  
之送大同逢時受之崇古亦送巴罕歸逢時以功進兵  
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甫拜命以憂歸後崇古入理

京營神宗問誰可代者大學士張居正以逢時對萬曆  
初起故官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始逢時與崇古共決大  
計而貢市之議崇古獨成之逢時復代崇古乃申明約  
信兩人首尾共濟邊境遂安逢時分巡口北時親行塞  
外自龍門盤道墩以東至靖湖堡山梁一百餘里形勢  
聯絡歎曰此山天險若脩鑿北可達獨石南可援南山  
誠陵京一藩籬也及赴陽和道居庸出關見邊務脩舉  
欲并遂前計上疏曰獨石在宣府北三面隣敵勢極孤

懸懷永與陵寢止限一山所係尤重其地本相屬而經  
行之路尚在塞外以故聲援不便若設盤道之險舍迂  
就徑自龍門黑峪以達寧遠經行三十里南山獨石皆  
可朝發夕至不惟拓地百里亦可漸資屯牧於戰守皆  
利遂與巡撫吳克經營脩築設兵戍守累進兵部尚書  
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如故加太子少保五年召理戎政  
時議者爭言貢市利害逢時臨赴闕上疏曰陛下特恩  
起臣草土中代崇古任賴陛下神武八年以來九邊生

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闢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  
之樂北部輸誠效貢莫敢渝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得  
一菓餅輒稽首歡笑有掠人要賞如達賚明安圖者告  
諳達罰治即俛首聽命而異議者或曰敵使充斥為害  
或曰日益費耗彼欲終不可足或曰與寇益狎隱憂叵  
測此言心則忠矣事機或未覩也夫使者之入多者八  
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夕去守貢之使賞至即歸何有  
充斥財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

較之鄉時戶部客餉七十餘萬太僕馬價十數萬十纔  
二三耳而民間耕獲之入市賈之利不與焉所省甚多  
何有耗費乃若所憂則有之然非隱也方庚午以前三  
軍暴骨萬姓流離城郭邱墟芻糧耗竭邊臣首領不保  
朝廷為盱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若使臣等處置乖  
方恡小費而虧大信使一旦肆行侵掠則前日之憂立  
見何隱之有哉其所不可知者諳達老矣誠恐數年之  
後此人既死諸部無所統一其中狡黠互相爭構假托

異辭遂行侵擾此則時變之或然而不可預料者在我處之亦惟罷貢絕市閉關固壘以待仍禁邊將毋得輕舉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因機處置顧後人方畧何如耳夫封疆之事無定形亦無定機惟朝廷任用得人處置適宜何必拘拘焉貢市非而戰守是哉臣又聞之禦戎無上策征戰禍也和親辱也賂遺恥也今曰貢則非和親矣曰市則非賂遺矣既貢且市則無征戰矣臣幸藉威靈制伏強梗得免斧鉞之誅今受命還朝不復

與聞閫外之事誠恐議者謂貢市非計輒有敷陳國是  
搖惑內則邊臣畏縮外則部落攜貳事機乖迕後悔無  
及臣雖得去而犬馬之心實有不能一日忘者謹列上  
五事至京復奏上款貢圖尋代崇古為尚書署吏部事  
加太子太保以平兩廣功進少保累疏致仕歸御書盡  
忠字賜之二十四年卒逢時才畧明練處置邊事皆協  
機宜其功名與崇古相亞稱方王云

吳兌字君澤紹興山陰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兵部



主事隆慶三年由郎中遷湖廣參議調河南遷薊州兵備副使五年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兌舉鄉試出高拱門拱初罷相兌獨送至潞河及拱再起兼吏部遂超擢之釋褐十三年得節鉞前此未有也時諳達初封貢昆都呼赫力錫凌阿陰持兩端助其主土默特為患兌有智計操縱馴伏之嘗偵諳達離營獵從五騎直趨其營守者愕控弦從騎呵之曰太師來犒軍耳皆拜跪迎導且獻酪兌遍閱廬帳抵暮還市者或潛盜所鬻馬

兌使人梧擊之曰後復盜即閉關停市諸部追所奪馬并執其人以謝錫凌阿復擾邊諳達曰宣大我市場也戒勿動然錫凌阿猶桀驁諳達常以已馬代貢既得賞賜抵地不受又遣兵掠車夷車夷者不知其所出嘉靖中徙至與史夷雜居皆宣鎮保塞屬也錫凌阿掠之以其長格根去其二必濟來駐龍門教場兌以史車唇齒車被掠史益孤奏築堡居之使使詰責錫凌阿令還格根而勒其必濟遠邊錫凌阿誘必濟烏蘭且沁威烏紳

歲盜葛峪堡器甲牛羊兌皆付三娘子罰治三娘子有  
寵於諸達錫凌阿嫉妬數詛詈之三娘子入貢宿兌軍  
中懇其事兌贈以八寶冠百鳳雲衣紅骨朶雲裙以此  
為兌盡力錫凌阿徹哩克相繼襲王皆妻三娘子三娘  
子主貢市者三世昆都呼赫力嘗求封王會病死子青  
巴圖擁兵至塞多所要挾兌諭以禍福而耀武震之青  
巴圖懼貢如初女棟固嫁朶顏都督長安嘗隨父入貢  
訴其貧兌諭其昆弟每一馬分一繒畀之後棟固報土

默特別騎掠三岔河東兌得為備有功萬厯二年春推  
款貢功加兌右副都御史貢市畢加兵部右侍郎兼右  
僉都御史五年夏代方逢時總督宣大山西軍務諳達  
西掠瓦剌聲言迎佛寄帑於兌留旗箭為信尚書王崇  
古奏上方畧使兌諭諳達繞賀蘭山後行勿道甘肅又  
陰洩其謀於衛拉特諳達兵遂挫留青海未歸青巴圖  
復附土蠻其部下時入寇大學士張居正令兌趣諳達  
東還約束之青巴圖亦罰治其下款貢乃益堅七年秋

以左侍郎召還部尋加右都御史仍佐部事九年夏復以本官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兼巡撫順天泰寧蘇巴爾噶與青巴圖交通陰入市宣府而歲犯遼東以要款朝廷拒不許兌脩義州城備之明年春蘇巴爾噶來寇總兵李成梁擊斬之其弟綽哈侄婁徹伯爾遁去詔進兌兵部尚書仍兼右都御史尋進太子少保召拜兵部尚書御史魏允貞劾兌歷附高拱張居正且饋馮保金干兩封識具存給事王繼光亦言兌受將吏饋遺御史林

休徵助之攻帝乃允兌去後數年卒孫孟明襲錦衣千  
戶佐許顯純理北司刑天啟初獻中書汪文言頗為之  
左右顯純怒誣孟明藏匿亡命下本司拷訊削籍歸崇  
禎初起故官累遷都督同知掌衛事孟明居官貪以附  
東林頗得時譽子邦輔襲職亦理北司刑崇禎末給事  
中姜燾行人司副熊開元以言事同日繫詔獄帝欲置  
之死邦輔故緩其獄帝怒稍解令嚴訊主使者邦輔乃  
畧訊即具獄上詔予杖百二人由是獲免

鄭洛字禹秀安肅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登州推官  
徵授御史劾罷嚴嵩黨鄢懋卿萬寀萬虞龍出為四川  
參議遷山西參政佐總督王崇古款諳達有功萬曆二  
年由浙江左布政使改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移大同  
加右副都御史入為兵部右侍郎七年以左侍郎總督  
宣大山西軍務昆都呼赫子莽阿達令伊勒敦入犯洛  
奏停貢市遣使責諳達罰贖駝馬牛羊乃復許款三娘  
子佐諳達主貢市諸部受其約束及錫凌阿襲封年老

且病欲妻三娘子三娘子不從率衆西走錫凌阿追之  
貢市久不至洛計三娘子別屬則錫凌阿雖王無益乃使  
人語之曰夫人能歸王不失恩寵否則塞上一婦人耳  
三娘子聽命錫凌阿更名徹辰汗貢市惟謹洛以功加  
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十四年徹辰汗死子徹哩克  
當襲三娘子以年長自練兵萬人築城別居洛恐貢市  
無主復諭徹哩克曰夫人三世歸順汝能與之匹則王  
不然封別有屬也徹哩克遂諸妾復妻三娘子明年嗣



封并奏封三娘子忠順夫人洛乃上疏請定市馬數宣  
府不得踰三萬大同萬四千山西六千而申飭將吏嚴  
備以防盜竊且無輕過其部落馳獵者帝嘉納之御史  
許守恩劾洛乞歸不允自太子少保累加至太子太保  
召為戎政尚書十八年洮河用兵詔兼右都御史經畧  
陝西延寧甘肅及宣大山西邊務松套必圖等屢越甘  
肅侵擾河湟諸番及諳達迎佛又建寺於青海奏賜名  
仰華留永什卜別部巴哩呼及賓都浩爾齊守之俱收

海上他部往來者率取道甘肅甘肅鎮臣以通款弗禁也賓都死其子宰桑進據莽拉川浩爾齊據尼恭川益併吞番族河套都督布色圖亦遣使邀徹哩克徹哩克遺洛書以赴仰華為名洛使從塞外行又諭忠順夫人曰彼中撫賞不能多且王家在東恐有內顧憂也徹哩克遂行未至巴哩呼部卒闌入西寧副總兵李奎方醉單騎馳之卒持鞚自白為奎所斫遂大譟射奎死浩爾齊宰桑進圍舊洮州副總兵李聯芳敗歿入臨洮河州

渭源總兵官劉承嗣失利遊擊李芳等皆死當是時徹  
哩克已至仰華浩爾齊宰桑益挾為重關中大震惟巴  
哩呼不助逆事聞詔洛經畧七鎮以僉事萬世德兵部  
員外郎梁雲龍隨軍贊畫而倖徹哩克貢市俄罷總督  
梅友松命洛兼領其事洛以洮河之禍由縱敵入青海  
乃馳至甘肅令曰北部自青海歸巢者聽假道自巢入  
青海者即勒兵拒之未幾布色圖至水泉欲趨青海總  
兵官張臣與相持月餘洛設伏掩擊之布色圖僅以身

免章圖哩後至聞之亦退去明年洛與雲龍入西寧控  
扼青海徹哩克聞之西徙二百里還洮河所掠人口與  
忠順夫人輸罪請歸浩爾齊宰桑亦夜去兩川餘黨留  
莽拉南山洛慮諸部約結先遣使趣徹哩克北歸別遣  
雲龍世德收番族以弱其勢而具以狀奏聞言自順義  
南牧借塗收番子女牛羊皆有之生死唯所制洮河之  
役遂為嚮導番戎之勢不分則心腹之患無已臣鼓舞  
勞來招回諸番八萬餘人皆陛下威德所致且具陳收

番有六利是時徹哩克觀望不即歸洛與相羈縻先遣  
總兵官尤繼先擊走莽拉餘寇督撫魏學曾葉夢熊等  
請決戰夢熊又騰書都下洛疏持不可夢熊乃調苗兵  
三千為選鋒詆洛為秦檜賈似道會徹哩克北歸謝罪  
乞復貢市洛乃進兵青海走浩爾齊宰桑焚仰華置戍  
西寧歸德而還尚書石星以宣大事急請速召洛究款  
戰之計洛既至與總督蕭大亨巡撫王世揚邢玠等上  
疏曰徹哩克諉罪浩爾齊宰桑桀驁之狀已歛且其部

落數千里部長十餘輩在巢保疆者宣鎮則青巴圖兄  
弟未嘗東窺薊遼而烏紳擺腰五路之在新平馴服猶  
故在西行牧者不他失未嘗窺瑪尼而岱青必濟則又  
歸巢獨先今以一人之罪槩絕諸部消往日之恩開將  
來之隙臣未見其可今史二外叛屢犯邊疆若令順義  
王縛獻以著信然後酌議市賞固未為失策也議遂定  
尋加少保仍召理戎政順義王果縛史二來獻復款如  
故初聞邊給事中張棟言洮河之血殞將喪歸洛為其

所輕故東西移帳自便太僕寺丞徐琰復詆洛乞處分  
以除悞國之罪棟再劾洛欺罔給事中章尚學亦請令  
洛回宣大徹哩克歸棟又言浩爾齊宰桑亂首順義亂  
階洛宜除兇雪恥乃虛詞誘敵而重利媚之今浩爾齊宰  
桑依海為窟出沒如故洛輒侈然敘文武勞乞敕所司  
毋徇洛請洛乃謝病歸尚書星言洛無重利啗敵事且  
有威望不宜久棄逾三年官軍與番人夾擊巴哩呼於  
西寧大破之星復奏洛收番之功再詔起用當時以洛

有物議卒不推也卒贈太保謚襄敏

張學顏字子愚肥鄉人生九月失母事繼母以孝聞親喪廬墓有白雀來巢登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由曲沃知縣入為工科給事中遷山西參議以總督江東劾去官事白遷永平兵備副使再調薊州諳達封順義王察罕圖們汗語其下曰諳達奴也而封王吾顧弗如挾三衛窺遼欲以求王而海建諸部日強皆建國稱汗大將王治道郎得功戰死遼人大恐隆慶五年二月遼撫李秋



免大學士高拱欲用學顏或疑之拱曰張生卓犖個儻人未之識也置諸盤錯利器當見侍郎魏學曾後至拱迎問曰遼撫誰可者學曾思良久曰張學顏可拱喜曰得之矣遂以其名上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遼鎮邊長二千餘里城砦一百二十所三面隣敵官軍七萬二千月給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馬則冬春給料月折銀一錢八分即歲稔不足支數日自嘉靖戊午大饑士馬逃故者三之二前撫王之誥魏學曾相繼綏輯未復全

盛之半繼以荒旱餓莩枕籍學顏首請振恤實軍伍招  
流移治甲仗市戰馬信賞罰黜懦將數人創平陽堡以  
通兩河移遊擊於正安堡以衛鎮城戰守具悉就經畫  
大將李成梁敢深入而學顏則以收保為完策敵至無  
所亡失敵退備如初公私力完漸復其舊十一月與成  
梁破土默特卓山進右副都御史明年春土默特謀入  
寇聞有備而止奸民闌出海上踞三十六島閱視侍郎  
汪道昆議緝捕學顏謂緝捕非便命李成梁按兵海上

示將加誅別遣使招諭許免差役未半載招還四千四百餘口積患以消秋建州都督王杲以索降人不得入掠撫順守將賈汝翼詰責之杲益憾約諸部為寇副總兵趙完責汝翼啟釁學顏奏曰汝翼却杲饋遺懲其遠抗實伸國威苟緣此罷斥是進退邊將皆敵主之矣臣謂宜諭王杲送還俘掠否則調兵勦殺毋事姑息以蓄禍趙完懼餽金貂學顏發之詔逮完而宣諭王杲如學顏策諸部聞大兵且出悉竄匿山谷杲懼十二月約海

西王台送俘獲就款學顏因而撫之遼陽鎮東二百餘里舊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張鐸增置險山五堡然與遼鎮聲援不接都御史王之誥奏設險山參將轄六堡一十二城分守遼陽又以其地不毛欲移置寬甸以時絀不果萬厯初李成梁議移孤山堡於章嘉哈喇甸移險山五堡於寬甸長甸雙墩長嶺等皆據膏腴扼要害而邊人苦遠役出怨言工甫興王果復犯邊殺遊擊裴承祖巡按御史亟請罷役學顏不可曰如此則示弱也即

日巡塞上撫定翁郭特諸部聽於所在貿易卒築寬佃  
斥地二百餘里於是撫順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約束明  
年冬發兵誅王果大破之追奔至紅力寨張居正第學  
顏功在總督楊兆上加兵部侍郎五年夏土默特大集  
諸部犯錦州要求封王學顏奏曰敵方憑陵而與之通  
是畏之也制和者在彼其和必不可久且無功與有功  
同封犯順與效順同賞既取輕諸部亦見笑諳達臣等  
謹以正言却之會大雨敵引退其冬名為戎政侍郎加

右都御史未受代而土默特約奉寧蘇爾巴噶分犯遼  
瀋開原明年正月破敵劈山殺其長阿齊台等五人學  
顏遂還部踰年拜戶部尚書時張居正當國以學顏精  
心計深倚任之學顏撰會計錄以勾稽出納又奏列清  
文條例釐兩京山東陝西勲戚莊田清溢額脫漏詭借  
諸弊又通行天下得官民屯收湖陂八十餘萬頃民困  
賠累者以其賦抵之自正嘉虛耗之後至萬厯十年間  
最稱富庶學顏有力焉然是時宮闈用度汰侈多所徵

索學顏隨事納諫得停發太倉銀十萬兩減雲南黃金課一千兩餘多弗能執爭而金花銀歲增二十萬兩遂為定額人亦以是少之十一年四月改兵部尚書時方興內操選內豎二千人雜廝養訓練發太僕寺馬三千給之學顏執不與馬又請停內操皆不聽其年秋車駕自山陵還學顏上疏曰皇上恭奉聖母扶輦前驅拜祀陵園考卜壽域六軍將士十餘萬部伍齊肅惟內操隨駕軍士進止自恣前至凉水河喧爭無紀律奔逸衝突

上動天顏今車駕已還猶未解散謹稽舊制營軍隨駕郊祀始受甲於內庫事畢即還宮中惟長隨內侍許佩弓矢又律不係宿衛軍士持寸刃入宮殿門者絞入皇城門者戍邊衛祖宗防微弭亂之意甚深且遠今皇城內被甲乘馬持鋒刃科道不得糾巡臣部不得檢閱又招集廝養僕隸出入禁苑萬一驟起邪心朋謀倡亂諱於內則外臣不敢入諱於夜則外兵不及知諱於都城白晝則曰天子親兵也驅之不肯散捕之莫敢櫻正德



中西城練兵之事良可鑒也疏上宦豎皆切齒為蜚語中傷神宗察知之詰責主使者學顏得免然亦不能用也考滿加太子少保雲南岳鳳罕虔平進太子太保時張居正既歿朝論大異初御史劉臺以劾居正得罪學顏復論其賊私御史馮景隆論李成梁飾功學顏亟稱成梁十大捷非妄景隆坐貶斥學顏故為居正所厚與李成梁共事久物論皆以學顏黨於居正成梁御史孫繼先曾乾亨給事中黃道瞻交章論學顏學顏疏辯求

去又請留道瞻不聽明年順天府通判周弘禴又論學  
顏交通太監張鯨神宗皆黜之於外學顏八疏乞休許  
致仕去二十六年卒於家贈少保

張佳允字肖甫銅梁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知滑縣劇  
盜高章者詐為緹騎直入官署刼佳允索帑金佳允色  
不變偽書券貸金悉署游徼名召入立禽賊由此知名  
擢戶部主事改職方遷禮部郎中以風霾考察謫陳州  
同知歷遷按察使隆慶五年冬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

天十府安慶兵變坐勘獄辭不合調南京鴻臚卿就遷  
光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道聞喪歸萬厯七年起  
故官巡撫陝西未上改宣府時青巴圖已服其弟莽達  
阿猶桀驁所部巴林掠塞外史車二部總兵官麻錦禽  
之佳允命錦縛巴林將斬而身馳赦之巴林叩頭誓不  
敢犯邊後與總督鄭洛計服莽達阿入為兵部右侍郎  
十年春浙江巡撫吳善言奉詔減月餉東西二營兵馬  
文英劉廷用等構黨大譟縛毆善言張居正以佳允才

令兼右僉都御史代善言甫入境而杭民以行保甲故亦亂佳允問告者曰亂兵與亂民合乎曰未也佳允喜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既至民剽益甚佳允從數卒佯問民所苦下令除之衆益張夜掠巨室火光燭天佳允召游擊徐景星諭二營兵令討亂民自贖禽百五十人斬其三之一乃佯召文英廷用予冠帶而密屬景星捕七人并文英廷用斬之二亂悉定帝優詔褒美尋以左侍郎還部錄功加右都御史未幾拜戎政尚書尋兼

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以李成梁擊斬逞加  
勞功加太子少保成梁破土默特瀋陽進太子太保召  
還理部事敘勞予一品誥御史許守恩劾佳允營獲本  
兵御史徐元復劾之遂三疏謝病歸越二年卒贈少保  
天啟初謚襄憲

殷正茂字養實歙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由行人選兵  
科給事中劾罷南京刑部侍郎沈應龍厯廣西雲南湖  
廣兵備副使遷江西按察使隆慶初古田獐韋銀豹黃

朝猛反銀豹父朝威自弘治中敗官兵於三厄殺副總  
兵馬俊參議馬鉉正德中嘗陷洛容嘉靖時銀豹及朝  
猛劫殺參政黎民衷提督侍郎吳桂芳遣典史廖元招  
降之遷元主簿以守而銀豹數反覆隆慶三年冬廷議  
大征擢正茂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正茂與提督李遷  
調土漢兵十四萬令總兵俞大猷將之先奪牛河三厄  
險諸軍連克東山鳳凰寨蹙之潮水廖元誘獐人斬朝  
猛銀豹窮令其黨陰斬貌類己者以獻捷聞進兵部右

侍郎巡撫如故改古田為永寧州設副使參將鎮守未  
幾僉事金柱捕得銀豹正茂因自劾詔磔銀豹京師置  
正茂不問尋代遷提督兩廣軍務當是時羣盜惠州藍  
一清賴元爵潮州林道乾林鳳諸良寶瓊州李茂處處  
屯結廣中日告警倭又數為害正茂議守巡官畫地分  
守而徙瀕海謫戍之民於雲南川湖絕倭嚮導乃令總  
兵官張元勲參政江一麟等先後殺倭千餘以次盡平  
諸盜廣西巡撫郭應聘亦奏平懷遠洛容猺語詳元勲

及李錫傳正茂以功累加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倭  
復陷銅鼓雙魚元勲大破之儒峒犯電白正茂勦殺千  
餘人嶺表畧定萬厯三年召為南京戶部尚書以凌雲  
翼代明年改北部疏請節用又諫止採買珠寶而張居  
正以正茂所餽鵞鵠轉奉慈寧太后為坐褥李幼孜與  
爭寵嗾言官詹沂等劾之遂屢引疾六年致仕歸久之  
起南京刑部尚書居正卒之明年御史張應詔言正茂  
以金盤二植珊瑚其中高三尺許賂居正復取金珠翡



翠象牙餽馮保及居正家人游七正茂疏辯請告許之  
二十年卒正茂在廣時任法嚴道將以下奉行惟謹然  
性貪歲受屬吏金萬計初征古田大學士高拱曰吾捐  
百萬金予正茂縱乾沒者半然事可立辦時以拱為善  
用人李遷字子安新建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隆慶四年  
官南京兵部右侍郎以左侍郎總督兩廣給事中光懋  
言兩廣向設提督事權畫一今兩巡撫相牽掣不便乃  
改遷提督兼巡撫廣東而特命正茂為廣西巡撫後遂

為定制以平銀豹功加右都御史尋討惠潮山寇俘斬千二百餘級召為刑部尚書引疾歸卒諡恭介遷入中外三十年不妄取一錢年近七十母終廬墓

凌雲翼字洋山太倉州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隆慶中累官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疏論衛所兵消耗之弊凡六事多議行萬厯元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三遷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代殷正茂時寇盜畧盡惟林鳳遁去鳳初屯錢

澳求撫正茂不許遂自澎湖奔東番魍港為福建總兵  
官胡守仁所敗是年冬犯柘林靖海碣石已復犯福建  
守仁追擊至淡水洋沉其舟二十賊失利復入潮州參  
政金湍諭降其黨馬志善李成等鳳夜遁明年秋把總  
王望高以呂宋番兵討平之尋進征羅旁羅旁在德慶  
州上下江界東西兩山間延袤七百里成化中韓雍經  
畧西山頗安輯惟東山猛阻深箐剽掠有司歲發卒戍  
守正茂方建議大征會遷去雲翼乃大集兵令兩廣總

兵張元勲李錫將之四閱月克巢五百六十俘斬招降  
四萬二千八百餘人岑溪六十三山七山那留連城諸  
處隣境猺獠皆懼賊首潘積善求撫雲翼奏設官戍之  
論功加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賜飛魚服乃改瀧水縣  
為羅定州設監司參將積患頓息六年夏與巡撫吳文  
華討平河池啼咳北三諸猺又捕斬廣東大廟諸山賊  
嶺表悉定名為南京工部尚書就改兵部以兵部尚書  
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河臣潘季馴召入

遂兼督河道加太子少保召為戎政尚書以病歸家居  
驕縱給事御史連章劾之詔奪官後卒雲翼有幹濟才  
羅旁之役繼正茂成功然喜事好殺戮為當時所譏

贊曰譚綸王崇古諸人受任巖疆練達兵備可與余子  
俊秦紘先後比跡考其時蓋張居正當國究心於軍謀  
邊陲書疏往復洞矚機要委任責成使得展布是以各  
盡其材事克有濟觀於此而居正之功不可泯也

明史卷二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二十二考證

譚綸傳李祐附隆慶中被劾罷歸

臣

章宗瀛按被劾

罷歸史未詳何事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王崇古傳諳達疑巴罕已死及聞言心動

臣

章宗瀛

按方逢時傳先敘鮑崇德說諳達心動後敘分道入犯與此互異謹識

王崇古傳定國公徐文壁侍郎張四維以下二十二

以為可許英國公張溶尚書張守直以下十七人以  
為不可

臣

章宗瀛按二十二入十七人五人史未

臚列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方逢時傳謹列上五事

臣

章宗瀛按五事史未詳載

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鄭洛傳且具陳收番有六利

臣

章宗瀛按六利史未

詳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鄭洛傳棟又言浩爾齊宰桑亂首

臣

章宗瀛按浩爾

齊宰桑原文火真棟言火真亂首查傳中及外國傳別無火真之名此時首敗盟為邊患者乃火落赤真相也疑明人不知繙譯撮二人名守一字合為火真如稱史車之類若依火真譯作霍珍恐與事實不合今譯改浩爾齊宰桑謹識

張學顏傳以總督江東劾去官事白遷永平兵備副使  
臣章宗瀛按張學顏被劾及後事白史未詳何事  
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殷正茂傳劾罷南京刑部侍郎沈應龍

臣

章宗瀛按

沈應龍被劾史未詳何事他書亦無可考

凌雲翼傳疏論術所兵消耗之弊凡六事

臣

章宗瀛按

按六事史未詳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明史卷二百二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二百三十四

給事中<sub>臣</sub>劉涓覆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朱鈐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一十三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十一

盛應期

朱衡  
翁大立  
潘志伊

潘李

萬恭

吳桂芳  
傅希學

王宗沐  
子士崧士琦士  
昌從子士性

劉東星  
胡璚

徐貞明  
伍袁萃

盛應期字思徵吳江人弘治六年進士授都水主事出  
轄濟寧諸牐太監李廣家人市私鹽至濟畏應期投鹽  
水中去會南京進貢內官誣應期阻薦新船廣從中搆  
逮應期及主事范璋下詔獄璋筦衛河亦忤中官者也  
獄具謫雲南驛丞稍遷祿豐知縣正德初歷雲南僉事  
武定土知府鳳英死妻攝府事子朝鳴為寇應期單車  
入其境母子惶怖歸所侵策鳳氏終亂奏降其秩設官  
制之寢不行後卒叛與御史張璞副使晁必登抑鎮守

太監梁裕劾三人俱逮下詔獄璞竟拷死會乾清宮  
災應期得復職四年至陝西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  
巡撫四川討平天全六番招討使高文林會泉江熨蠻  
普法惡作亂富順奸民謝文禮文義附之法惡死指揮  
何卿等先後討誅文禮文義應期賚銀幣以憂歸嘉靖  
二年起故官巡撫江西宸濠亂後瘡痍未復奏免雜調  
緡錢數十萬請留轉輸南京米四十七萬銀二十萬以  
食饑民又令諸府積穀備荒至百餘萬尋進兵部右侍

即總督兩廣軍務將行籍上積穀數帝以陳洪謨代而  
獎賚應期後洪謨積益多亦被賚應期至廣偕撫寧侯  
朱麒督參將李璋等討平思恩土目劉召復賚銀幣朝  
議大征岑猛應期條上方畧七事言廣兵疲弱不可用  
麒等恚會御史許中劾應期暴虐麒等因相與為流言  
御史鄭洛書復劾應期賄結權貴應期已遷工部侍郎  
引疾歸六年黃河水溢入漕渠沛北廟道口淤數十里  
糧艘為阻侍郎章拯不能治尚書胡世寧詹事霍韜僉

事江良材請於昭陽湖東別開漕渠為經久計議未定  
以御史吳仲言召拯還即家拜應期右都御史以往應  
期乃議於昭陽湖東北進江家口南出留城口開濬百  
四十餘里較疏舊河力省而利永夫六萬五千銀二十  
萬兩尅期六月工未成會旱災修省言者多謂開河非  
計帝遽令罷役應期請展一月竟其功不聽初應期請  
令郎中柯維熊分濬支河維熊力贊新河之議至是亦  
言不便應期上章自理帝怒詔與維熊俱奪職世寧言

新河之議倡自臣應期尅期六月今四月功已八九緣  
程工促急怨譟煩興維熊反覆變詐傾大臣誤國事自  
古國家債大事必責首議臣請與同罷帝不許後更赦  
復官致仕卒應期罷後三十年朱衡循新河遺跡成之  
運道蒙利焉

朱衡字士南萬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知尤溪婺源  
有治聲遷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為福建提學副使累官  
山東布政使三十九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奏言



比遼左告饑暫弛登萊商禁轉粟濟之猾商遂竊載他  
貨往來販易並開青州以西路海島亡命陰相構結禁  
之便從之召為工部右侍郎四十四年進南京刑部尚  
書其秋河決沛縣飛雲橋東注昭陽湖運道淤塞百餘  
里改衡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衡馳至決  
口舊渠已成陸而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開新河自南陽  
以南東至夏村又東南至留城故址尚在其地高河決  
至昭陽湖止不能復東可以通運乃定議開新河築堤

呂孟湖以防潰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為濬舊渠便  
議與衡不合衡持益堅引鮎魚薛沙諸水入新渠築馬  
家橋堤以遏飛雲橋決口身自督工劾罷曹濮副使柴  
淦重繩吏卒不用命者浮議遂起明年給事中鄭欽劾  
衡虐民倖功詔遣給事中何起鳴往勘工垂竣矣及秋  
河決馬家橋議者紛然謂功不可成起鳴初主衡議亦  
變其說與給事中王元春御史王襄交章請罷衡會新  
河已成乃止河長一百九十四里漕艘由境山入通行

至南陽未幾李馴以憂去詔衡兼理其事隆慶元年加太子少保山水驟溢決新河壞漕艘數百給事中吳時來言新河受東兗以南費嶧鄒滕之水以一堤捍羣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河四洩其水入赤山湖明年秋召還部又明年衡上疏曰先臣宋禮濬治舊渠測量水平計濟寧平地與徐州境山巔相準北高南下懸流三十丈故魯橋閘以南稍啟立涸舟行半月始達東兗之民增閘挑淺苦力役者百六十年屬者

改鑿新渠遠避黃流舍卑就高地形平行諸閘不煩起  
閉舟行日可百餘里夫役漫無事事近河道都御史翁  
大立奏請裁革宜可聽於是汰閘官五夫役六千餘以  
其儼直為修渠費六年秋河決睢寧起季馴總理明年  
冬閱視河道給事中雒遵劾罷季馴言廷臣可使無出  
衡右者六年正月詔兼左副都御史經理河道穆宗崩  
大學士高拱以山陵工請召衡會邳州工亦竣衡遂還  
朝衡先後在部禁止工作裁抑浮費所節省甚衆穆宗

時內府監局加徵工料濫用不訾衡隨時執奏未幾詔  
南京織造太監李佑趨辦袍緞千八百餘匹衡因言官  
孫枝姚繼可嚴用和駱問禮先後諫再疏請從之帝切  
責太監崔敏傳令南京加造緞十餘萬匹衡議停新造  
但責歲額得減新造三之二命造鰲山燈計費三萬餘  
兩又命建光泰殿瑞祥閣於長信門衡皆奏止之及神  
宗即位首命停織造而內臣不即奉詔且請增織染所  
顏料衡奏爭皆得請皇太后傳諭發帑金修涿州碧霞

元君廟衡復爭報聞衡性強直遇事不撓不為張居正  
所喜萬厯二年給事中林景暘劾衡剛愎衡再疏乞休  
詔加太子太保馳驛歸其年夏大雨壞昭陵稜恩殿追  
論督工罪奪官保卒年七十三子維京自有傳翁大立  
餘姚人嘉靖十七年進士累官山東左布政使三十八  
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蘇州諸府蘇州以倭警募  
壯士後兵罷無所歸羣聚剽奪大立得其主名捕甚急  
惡少懼夜劫縣衛獄縱囚自隨攻都御史行署大立率

妻子遁知府王道行督兵力拒之乃斬蒺門奔入太湖  
為盜命太立戴罪捕賊尋被劾罷久之起故官巡撫山  
東遭喪不赴隆慶二年命督河道朱衡既開新河漕渠  
便利大立因頌新河之利有五而請濬回回墓以達鴻  
溝引昭陽之水沿鴻溝出留城以溉湖下腴田千頃未  
幾又請鑿邵家嶺令水由地浜溝出境山入漕河帝皆  
從之三年七月河大決沛縣漕艘阻不進帝從大立請  
大行振貸大立又請漕艘後至者貯粟徐州倉平價出

糴詔許以三萬石賚民大立以下民昏墊閭閻愁困狀  
帝莫能周知乃繪圖十二以獻且言時事可憂更不止  
此東南財賦區而江海泛溢粒米不登京儲可慮一也  
邊關千里悉遭洪水墩堡傾頽何恃以守可慮二也畿  
輔山東河南霖雨既久城郭不完寇盜無備可慮三也  
江海間颶風鼓浪舟艦戰卒悉入波流海防可慮四也  
淮浙鹽場鹹泥盡沒竈戶流移商賈不至國課可慮五  
也望陛下以五患十二圖付公卿博議速求拯濟之策



帝留圖備覽下其奏於所司當是時黃河既決淮水復漲自清河縣至通濟閘抵淮安城西淤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往往崩壞山東沂莒郯城水溢從沂河直河出邳州人民多溺死大立奔走經營至四年六月鴻溝境山諸工及淮流疏濬次第告成帝喜錫賚有差時大立已陞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為左會代者陳大賓未至而山東沙薛汶泗諸水驟漲決仲家淺諸處黃河又暴至茶城復淤已而淮自

泰山廟至七里溝亦淤十餘里其明年遂為給事中宋良佐劾罷萬厯二年起南京刑部右侍郎就改吏部明年入為刑部右侍郎再遷南京兵部尚書六年致仕歸先是隆慶末有錦衣指揮周世臣者外戚慶雲侯裔也家貧無妻獨與婢荷花兒居盜入其室殺世臣去把總張國維入捕盜惟荷花兒及僕王奎在遂謂二人姦殺其主獄成刑部郎中潘志伊疑之久不決及大立以侍郎署部事憤荷花兒弑主趣志伊速決志伊終疑之乃

委郎中王三錫徐一忠同讞竟無所平反置極刑踰數  
年獲真盜都人競稱荷花兒冤流聞禁中帝大怒欲重  
譴大立等會給事中周良寅蕭彥復劾之乃追奪大立  
職調一忠三錫於外志伊時已知九江府亦謫知陳州  
志伊吳江人進士終廣西右叅政歷官有聲

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九江推  
官擢御史巡按廣東行均平里甲法廣人大便臨代去  
疏請飭後至者守其法帝從之進大理丞四十四年由

左少卿進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與朱衡共開新河加  
右副都御史尋以憂去隆慶四年河決邳州睢寧起故  
官再理河道塞決口明年工竣坐驅運船入新溜漂沒  
多為勘河給事中雖遵劾罷萬曆四年夏再起官巡撫  
江西明年冬召為刑部右侍郎是時河決崔鎮黃水北  
流清河口淤澱全淮南徙高堰湖隄大壞淮揚高郵寶  
應間皆為巨浸大學士張居正深以為憂河漕尚書吳  
桂芳議復老黃河故道而總河都御史傅希摯欲塞決

口束水歸漕兩人議不合會桂芳卒六年夏命李馴以  
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代之季馴以故道久湮雖濬  
復其深廣必不能如今河議築崔鎮以塞決口築遙堤  
以防潰決又淮清河濁淮弱河強河水一斗沙居其六  
伏秋則居其八非極湍急必至停滯當藉淮之清以刷  
河之濁築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敵河之強使二水並流  
則海口自濬即桂芳所開草灣亦可不復修治遂條上  
六事詔如議明年冬兩河工成又明年春加太子太保

進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李馴初至河上歷虞城夏  
邑商邱相度地勢舊黃河上流自新集經趙家園蕭縣  
出徐州小浮橋極深廣自嘉靖中北徙河身既淺遷徙  
不常曹單豐沛常苦昏墊上疏請復故河給事中王道  
成以方築崔鎮高堰役難並舉河南撫按亦陳三難乃  
止遷南京兵部尚書十一年正月召改刑部李馴之再  
起也以張居正援居正歿家屬盡幽繫子敬修自縊死  
李馴言居正母逾八旬旦暮莫必其命乞降特恩宥釋

又以治居正獄太急宣言居正家屬斃獄者已數十人  
先是御史李植江東之輩與大臣申時行楊巍相訐李  
馴力右時行魏痛詆言者言者交怒植遂劾李馴黨庇  
居正落職為民十三年御史李棟上疏訟曰隆慶間河  
決崔鎮為運道梗數年以來民居既奠河水安流咸曰  
此潘尚書功也昔先臣宋禮治會通河至於今是賴陛  
下允督臣萬恭之請予之謚廕今季馴功不在禮下乃  
當身存之日使與編戶齒寧不隳諸臣任事之心失朝

廷報功之典哉御史董子行亦言季馴罪輕責重詔俱奪其俸其後論薦者不已十六年給事中梅國樓復薦遂起季馴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自吳桂芳後河漕皆總理至是復設專官明年黃水暴漲衝入夏鎮壞田廬居民多溺死季馴復築塞之十九年冬加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季馴凡四奉治河命前後二十七年習知地形險易增築設防置官建閘下及木石椿埽綜理纖悉積勞成病三疏乞休不允二十年泗州大水城



中水三尺患及祖陵議者或欲開傅寧湖至六合入江  
或欲濬周家橋及高寶諸湖或欲開壽州瓦埠河以分  
淮水上流或欲弛張福堤以洩淮口季馴謂祖陵王氣  
不宜輕洩而巡撫周家陳于陞巡按高舉謂周家橋在  
祖陵後百里可疏濬議不合都給事中楊其休請允季  
馴去歸三年卒年七十五

萬恭字肅卿南昌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南京文選  
主事歷考功郎中壽王喪過南京中官欲令朝王妃恭

厲聲曰禮不朝后況妃乎遂止就遷光祿少卿入改大理四十二年寇逼通州帝方急兵事以兵部右侍郎蔡汝楠協理戎政侍郎喻時不勝任調之南京欲代以鄭曉楊順葛縉手詔問徐階階以曉文士順縉匪人請命吏部推擇帝乃諭尚書嚴訥越格求之遂以湖廣叅政李燧代時而命恭代汝楠恭列上選兵議將練兵車火器諸事皆報可明年燧罷衆將推恭恭引疾及用趙炳然恭起視事於是給事中胡應嘉劾恭奸欺恭奏辯部

議調恭詔勿問恭不自安力請劇邊自效乃命兼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甫至寇犯龍鬚墩恭伏兵擊却之未幾寇五萬騎至朔州川恭與戰老高墓列車為陣發火器寇少却忽風起火反焚車寇復大至諸將殊死戰寇乃去事聞賚銀幣巡撫故無旗牌恭請得之濱河州縣患套寇東掠歲鑿冰以防恭為築牆四十里教人以耕及用水車法民大利之浹歲以內艱歸隆慶初給事中岑用賓等拾遺及恭吏部尚書楊博議仍用之邊方暨服

閼恭遂不出六年春給事中劉伯燮薦恭異才會河決  
邳州運道大阻已遣尚書朱衡經理復命恭以故官總  
理河道恭與衡築長堤北自磨臍溝迄邳州直河南自  
離林迄宿遷小河口各延三百七十里費帑金三萬六  
十日而成高寶諸河夏秋汎濫歲議增堤而水益漲恭  
緣堤建平水閘二十餘以時洩蓄專令濬湖不復增堤  
河遂無患恭強毅敏達一時稱才臣治水三年言者劾  
其不職竟罷歸家居垂二十年卒孫燦自有傳

吳桂芳字子實新建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有崔鑑者年十三忿父妾凌母手刃之桂芳為著論擬赦尚書聞淵曰此董仲舒春秋斷獄柳子厚復讐議也鑑遂得宥及淵入吏部欲任以言職會聞繼母病遽請歸留之不可起補禮部歷遷揚州知府禦倭有功遷俸一級又建議增築外城揚有二城自桂芳始歷浙江左布政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父喪歸起故官撫治鄖陽尋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未任兩廣總督張

泉以非軍旅才被劾罷部議罷總督改桂芳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兩廣羣盜河源李亞元程鄉葉丹樓連歲為患潮州舊倭屯據鄒塘桂芳先討倭以降賊伍端為前驅官軍繼進一日夜克三巢焚斬四百餘人帝深嘉之令與南贛提督吳百朋乘勝滅賊而新倭寇福建者為戚繼光所敗流入境桂芳百朋會調土漢兵乘其初至急擊之倭懼悉奔甲子崎沙奪漁舟入海暴風起皆覆溺死脫者還海豐副

總兵湯克寬禽斬殆盡因建議海道副使轄東莞以西  
至瓊州領番夷市舶更設海防僉事巡東莞以東至惠  
湖專禦倭寇又進討亞元丹樓平之降賊王西橋吳平  
已撫復叛西橋掠東莞敗都指揮劉世恩兵執肇慶同  
知郭文通以求撫桂芳禽斬之進討平平初據南澳為  
戚繼光俞大猷所敗奔饒平鳳凰山掠民舟出海自陽  
江奔安南桂芳檄安南萬寧宣撫司進勦遣克寬以舟  
師會之夾擊平萬橋山下乘風縱火平軍死無算禽斬

三百九十餘人參將傅應嘉言平已禽後復云溺死福  
建巡撫汪道昆奏聞桂芳不肯曰風火交熾時何以知  
其必死也平黨林道乾復窺南澳時議設參將戍守桂  
芳言澳中地險而腴元時曾設兵戍守戍兵即據以叛  
此禦盜生盜也不如戍柘林便從之召為南京兵部右  
侍郎尋改北部隆慶初轉左以疾乞歸言官數論薦萬  
曆三年冬即家起故官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明年春  
桂芳以淮揚洪潦奔流惟雲梯關一徑入海致海湧橫



沙河流汎溢而興鹽高寶諸州縣所在受災請益開草灣及老黃河故道以廣入海之路修築高郵東西二堤以蓄湖水皆議行未幾草灣河工告成六年秋河決崔鎮及曹徐等八州縣給事中劉鉉疏議漕河語侵桂芳桂芳疏辯曰草灣之開以高寶水患衝齧疏以拯之非能使上游亦不復漲也今山陽以南諸州縣水落佈種斗米四分則臣斯舉亦既得策矣若徐邳以上非臣所屬臣何與焉因請罷御史邵陞言諸臣以河漲歸咎草

灣阻任事氣乞策勵桂芳益底厥績而詰責河臣傅希  
摯曠職從之其明年希摯議塞崔鎮決口束水歸漕而  
桂芳欲衝刷成河以為老黃河入海之道廷議以二人  
意見不合改希摯撫陝西以李世達代未幾又改世達  
他任命桂芳兼理河漕六年正月詔進工部尚書兼右  
副都御史居職如故未踰月卒尋以高郵湖堤成贈太  
子少保傅希摯衡水人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隆  
慶末戶部以餉乏議裁山東河南民兵希摯爭之而止

改總理河道以茶城淤塞開梁山以下寧洋山出右洪口萬歷五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已遷戶部右侍郎坐隴右礦賊未靖論罷起總督漕運歷南京戶兵二部尚書召理戎政以老被劾加太子少保致仕

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與同官李攀龍王世貞輩以詩文相友善宗沐尤習吏治歷江西提學副使修白鹿洞書院引諸生講習其中三遷山西右布政使所部歲侵宗沐因入覲上疏曰

山西列郡俱荒太原尤甚三年於茲百餘里不聞雞聲  
父子夫婦互易一飽命曰人市宗祿八十五萬累歲缺  
支饑疫死者幾二百人夫山西京師右腋自故關出真  
定自忻代出紫荆皆不過三日宣大之糧雖派各郡而  
運本色者皆在太原饑民一聚蹂踐劫奪歲供宣大兩  
鎮六十七萬餉誰為之辦此可深念者一也四方奏水  
旱者以十分上部議常裁而為三所免不過存留者而  
已今山西所謂存留者二鎮三關之輸也存留乃反急

於起運是山西終不蒙分毫之寬此可深念者二也開疆萬山之中巖阻嶢絕太原民不得至澤潞安望就食他所獨真定米稍可通然背負車運率二斗而致一斗甫至壽陽則價已三倍矣是可深念者三也饑民相聚為盜招之不可勢必撲殺小則支庫金大則請內帑與其發帑以賞殺盜之人孰若發帑使不為盜此可深念者四也近邱富往來誘惑邊民妄傳募人耕田不取租稅愚民何知急不暇擇長邊八百餘里誰要之者彼誘

而衆我逃而虛此可深念者五也因請緩征逋賦留河東新增鹽課以給宗祿尋改廣西左布政使再補山東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請開膠萊河宗沐以其功難成不足濟運遺書中朝止之拜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極陳運軍之苦請亟優恤又以河決無常運道終梗欲復海運上疏曰自會通河開濬以來海運不講已久臣近官山東嘗條斯議巡撫都御史梁夢龍毅然試之底績無壅而慮者輒苦風波夫東南之海天

下衆水之委也茫渺無山趨避靡所近南水暖蛟龍窟宅故元人海運多驚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是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石而成石氣能達於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可以佐運河之窮計無便於此者因條上便宜七事明年三月遂運米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五月抵天津叙功與夢龍俱進

秩賜金幣而南京給事中張煥言比聞八舟漂沒失米三千二百石宗沐預計有此私令人糴補夫米可補人命可補乎宗沐掩飾視聽非大臣誼宗沐疏辨求勘詔行前議習海道以備緩急未幾海運至即墨颶風大作覆七舟都給事中賈三近御史鮑希顏及山東巡撫傅希摯俱言不便遂寢時萬厯元年也宗沐以徐邳俗獷悍多奸猾濱海鹽徒出沒六安霍山礦賊竊發奏設守將又召豪俠巨室三百餘人充義勇責令捕盜後多以



功給冠帶遷南京刑部右侍郎召改工部尋進刑部左  
侍郎奉敕閱視宣大山西諸鎮邊務母喪歸九年以京  
察拾遺罷不叙居家十餘年卒贈刑部尚書天啟初追  
謚襄裕子士崧士琦士昌從子士性皆進士士崧官刑  
部主事士琦歷重慶知府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承總  
督邢玠檄至松坎撫定之遂進兵備副使治其地尋以  
山東參政監軍朝鮮有功超擢河南右布政使坐應龍  
復叛降湖廣右參政歷山東右布政使佐余宗濬封順

義王進秩賜金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被劾擬調未  
幾卒士昌由龍谿知縣擢兵科給事中寇犯固原甘肅  
方議諸將罪而延綏兩以捷聞兵部請告廟宣捷士昌  
奏止之改禮科礦稅興疏言近日御題黃蠹遍布關津  
聖旨朱牌委襄鄆屋遂使三家之村雞犬悉盡五都之  
市絲粟皆空且稅以店名無異北齊之市肆官從內遣  
何啻西苑之斜封不報二十九年帝將冊立東宮而故  
綏其期士昌偕同官楊天民極諫謫貴州鎮遠典史屢

遷大理右丞署事與張問達共定張差獄旋進右少卿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歸卒士性字恒叔由確山知  
縣徵授禮科給事中首陳天下大計言朝廷要務二曰  
親章奏節財用官司要務三曰有司文網督學科條王  
官考覈兵戎要務四曰中州武備晉地要害北寇機宜  
遼左戰功疏凡數十言深切時弊多議行詔製鰲山燈  
未幾慈寧宮火士性請停前詔帝納之楊巍議黜丁此  
呂士性劾巍阿輔臣申時行時行納巍邪媚皆失大臣

誼寢不行時行士性座主也久之疏言朝廷用人不宜專取容身緘默緩急不足恃者請召還沈思考吳中行艾穆鄒元標黃道瞻蔡時鼎聞道立顧憲成孫如法姜應麟馬應圖王德新盧洪春彭遵古諸壽賢顧允成等忤旨不報遷吏科給事中出為四川參議歷太僕少卿河南缺巡撫廷推首王國士性次之帝特用士性士性疏辭言資望不及國帝疑其矯且謂國寶使之遂出國於外調士性南京久之就遷鴻臚卿卒

劉東星字子明沁水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大學士高拱攝吏部以非時考察謫蒲城縣丞徙盧氏知縣累遷湖廣左布政使萬曆二十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時朝鮮以倭難告王師調集悉會天津而天津靜海滄州河間皆被災東星請漕米十萬石平糶民乃濟召為左副都御史進吏部右侍郎以父老請侍養歸瀕行而父卒二十六年河決單之黃堠運道堙阻起工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漕初尚

書潘季馴議開黃河上流循高虞而下歷丁家道口出  
徐州小浮橋即元賈魯所浚故道也朝廷以費鉅未果  
東星即其地開濬起曲里鋪至三仙臺抵小浮橋又濬  
漕渠自徐邳至宿計五閱月工竣費僅十萬詔嘉其績  
進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明年渠邳伯界首二湖又  
明年奉開泇河泇界滕嶧間南通淮海引漕甚便前總  
督翁大立首議開濬後尚書朱衡都御史傅希摯復言  
之朝廷數遣官行視迄無成畫河臣舒應龍嘗鑿韓莊

工亦中輟東星力任其役初議費百二十萬及工起費止七萬而渠已成十之三會有疾求去屢旨慰留卒官後李化龍循其遺跡與李三才共成之漕永便焉東星性儉約歷官三十年敝衣蔬食如一日天啟初謚莊靖胡瓚字伯玉桐城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都水主事分司南旺司兼督泉閘駐濟寧泗水所注瓚修金口壩遏之造舟汶上為橋於寧陽民不病涉河決黃堦瓚憂之會劉東星來總河漕瓚與往復論難謂黃河不杜勢

且易黃而漕漕南北七百里以涓涓之泉安能運萬千  
有奇之艘使及期飛渡贊東星濬賈魯河故道益治汶  
泗間泉數百尋源竟委著泉河史上之瓚治泉一夫濬  
一泉各有分地省其勤惰而賞罰之冬則養其餘力不  
征於官以疏濬運道有功增秩一等二十七年督修琉  
璃河橋三年橋成省費七萬有奇累官江西左參政予  
告歸久之卒

徐貞明字孺東貴溪人父九思見循吏傳貞明舉隆慶



五年進士知浙江山陰縣敏而有惠萬厯三年徵為工  
科給事中會御史傅應禎獲罪貞明入獄調護坐貶太  
平府知事十三年累官尚寶司丞初貞明為給事中上  
水利軍班二議謂神京雄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  
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強地不足以實廩而練卒  
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常以數石  
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  
憂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

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為害散之則為利今順天真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為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外惟泄於猫兒一灣欲其不汎濫而壅塞勢不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蓄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興水患亦除矣至於永平灤州抵滄

州慶雲地皆萑葦土實膏腴元虞集欲於京東濱海地  
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倣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  
起遼海南濱青齊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以事權毋  
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  
任富室而緩其征科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  
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廡東南轉  
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其議軍班則言  
東南民素柔脆莫任遠戍今數千里勾軍離其骨肉而

軍壯出於戶丁幫解出於里甲每軍不下百金而軍非土著志不久安輒賂衛官求歸衛官利其賂且可以冒餉也因而縱之是困東南之民而實無補於軍政也宜倣匠班例軍戶應出軍者歲徵其錢而召募土著以足之便事皆下所司兵部尚書譚綸言勾軍之制不可廢工部尚書郭朝賓則以水田勞民請俟異日事遂寢及貞明被請至潞河終以前議可行乃著潞水客談以畢其說其畧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

惟雨暘時若庶樂歲無饑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於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棲畝皆倉庾之積利二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稍甦利三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修復水田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曠寇騎得以長驅若溝洫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游民輕去

鄉土易於為亂水利興則業農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羅重徭之苦以南賦繁而役減北賦省而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減利八沿邊諸鎮有積貯轉輸不煩利九天下浮戶依富家為佃客者何限募之為農而簡之為兵屯政無不舉矣利十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遠募之費甦班戍之勞停攝勾之苦利十一宗祿浩繁

勢將難繼今自中尉以下量祿之田使自食其土為長  
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修復水利則倣古井田可  
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政漸可舉行利十三民與地  
均可倣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教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  
四也譚綸見而美之曰我歷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已  
而順天巡撫張國彥副使顧養謙行之薊州永平豐潤  
玉田皆有效及是貞明還朝御史蘇瓚徐待力言其說  
可行而給事中王敬民又特疏論薦帝乃進貞明少卿

賜之敕令往會撫按諸臣勘議時瓚方奉命巡關復獻  
議曰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墾者畿輔  
為患之水莫如盧溝滹沱二河盧溝發源於桑乾滹沱  
發源於秦戲源遠流長又合深易濡泡沙滋諸水散入  
各淀而泉渠溪港悉注其中以故高橋白洋諸淀大者  
廣圍一二百里小亦四五十里每當夏秋淫潦膏腴變  
為鴻鹵菽麥化為萑葦甚可惜也今治水之策有三濬  
河以決水之壅疏渠以殺淀之勢撒曲防以均民之利



而已帝竝下貞明貞明乃躬歷京東州縣相原隰度土  
宜周覽水泉分合條列事宜以上戶部尚書畢鏘等力  
贊之因採貞明疏議為六事請郡縣有司以墾田勤惰  
為殿最聽貞明舉劾地宜稻者以漸勸率宜黍宜粟者  
如故不遽責其成召募南人給衣食農具俾以一教十  
能墾田百畝以上即為世業子弟得寄籍入學其卓有  
明效者倣古孝弟力田科量授鄉遂都鄙之長墾荒無  
力者貸以穀秋成還官旱潦則免郡縣民壯役止三月

使疏河芟草而墾田則募專工帝悉從之其年九月遂命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有司撓者劾治貞明先詣永平募南人為倡至明年二月已墾至三萬九千餘畝又遍歷諸河窮源竟委將大行疏濬而奄人勲戚之占閒田為業者恐水田興而已失其利也爭言不便為蜚語聞於帝帝惑之三月閣臣申時行等以風霾陳時政力言其利帝意終不釋御史王之棟畿輔人也遂言水田必不可行且陳開濬沱不便者十二帝乃召見時

行等諭令停役時行等請罷開河事專墾田已工部議之棟疏亦如閣臣言帝卒罷之而欲追罪建議者用閣臣言而止貞明乃還故官尋乞假歸十八年卒貞明識敏才練慨然有經世志京東水田實百世利事初興而即為浮議所撓論者惜之初議時吳人伍袁萃謂貞明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言得無太盡耶貞明問故袁萃曰北人懼東南漕儲派於西北煩言必起矣貞明默然已而之棟竟劾奏如袁萃言袁萃字聖起吳縣人

舉萬曆五年會試又三年釋褐授貴溪知縣擢兵部主事進員外郎署職方事李成梁子如楨求為錦衣大帥袁萃力爭寢之出為浙江提學僉事巡撫牒數十人寄學立却還之歷廣東海北道副使中官李敬轄珠池其參隨擅殺人袁萃捕論如法請告歸所撰林居漫錄禪園雜志多貶斥當世公卿大夫而於李三才于玉立尤甚云

贊曰事功之難立也始則羣疑朋興繼而忌口交鑠此

勞臣任事者所為腐心也盛應期諸人治漕營田所規  
畫為軍國久遠大計其奏效或在數十年後而當其時  
浮議滋起或以輟役或以罷官久之乃食其利而思其  
功故曰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信夫

明史卷二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二十三考證

盛應期傳出轄濟寧諸牘

臣章宗瀛按應期轄諸牘

時公私舟過悉束以法少宰吳寬赴召適封牘蓄水  
守牘旬日乃聽過見袞袞所撰傳謹附識

盛應期傳謫雲南驛丞

臣章宗瀛按應期是時謫雲

南安驛丞見明實錄謹附識

盛應期傳歷雲南僉事

臣章宗瀛按應期為僉事時

常奏清閉銀礦以絕禍源見識大錄謹附識

盛應期傳四遷至陝西右布政使 臣章宗瀛按應期

官陝西時鎮守太監應鑾貪漁公私為應期所裁鑾

怒思中傷之檄使督造絨罰費且鉅萬應期乃藉鑾

前後所侵以數萬計示鑾欲奏之鑾惶恐謝事乃已

見識大錄謹附識

盛應期傳應期至廣偕撫寧侯朱麒督參將李璋等討

平思思土目劉召復賚銀幣 臣章宗瀛按是時粵



中劇賊李文積為亂應期發兵捕之生禽文積俘斬  
千五百餘人見識大錄謹附識

朱衡傳召為工部左侍郎四十四年進南京刑部尚書

臣章宗瀛按擢工部侍郎後旋以四十一年改吏

部閱三年乃進南京刑部尚書見明實錄傳未詳載  
謹附識

朱衡傳六年正月召兼左副都御史經理河道 臣章

宗衡按六年正月翁大立以誤漕削籍因復命衡經

理遂罷洳河議專事徐邳築長隄自徐州至宿遷三百七十里并繕豐沛大黃隄運道復通見明實錄謹附識

朱衡傳

翁大立附

至四年六月鴻溝境山諸工及淮流

疏濬次第告成

臣章宗瀛按四年九月河決邳州

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漕道復

阻大立言邇來河患不在豐沛而在徐邳因請棄故

道而就新衡開洳河以避洪水帝命大立躬自相度

條利害以聞見明實錄謹附識

潘季馴傳擢御史

臣章宗瀛按季馴為御史時三殿

灾奉勅藉南都大木季馴請無毀民居覆內官監籍  
可得也果得萬木於河池中見識大錄謹附識

潘季馴傳總理河道與朱衡共開新河

臣章宗瀛按

季馴與衡開盛應期新河並濬留城舊河新河自南  
陽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舊河自留城至境山五十  
里有奇八閱月而成見萬恭河決考謹附識

潘季馴傳遂條上六事 臣章宗瀛按季馴所條六事

曰塞決口以挽正河築隄防以杜潰決復埽壩以防  
外河創滾水壩以固隄岸止濬海工程以省糜費寢  
開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見明實錄謹附識

潘季馴傳上疏請復故河 臣章宗瀛按季馴所陳復

故河五利一河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一  
帶俱為平陸一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泛溢  
一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閘渠可以無虞一來流

既深則徐州以下亦必因而深刷一小浮橋之來流  
既遠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見明實錄  
謹附識

潘季馴傳黃水暴漲衝入夏鎮壞田廬居民多溺死季  
馴復築塞之臣章宗瀛按季馴常有北河十議一

守戴村壩一守坎河口一守馮河二壩一挑濬汶河  
淤沙一巡守五湖隄岸一因時分合汶流一先期挑  
濬月河一築土壩以利接濟一疏濬泉源一疏衛濟

運見陳仁錫北河紀謹附識

萬恭傳會河決邳州運道大阻 臣章宗瀛按邳州之

決都御史翁大立復議開泇河以達其勢潘季馴言  
其不便會季馴被劾歸乃詔恭與朱衡覆視遂罷開  
泇河之議見陳仁錫北河紀謹附識

吳桂芳傳潮州舊倭屯據鄒塘 臣章宗瀛按是時潮

州倭二萬與大盜吳平相掎角而峒賊藍松三溫七  
等與丹樓輩日掠惠潮間見識大錄謹附識

吳桂芳傳而新倭寇福建者為戚繼光所敗

臣章宗

瀛按四十三年二月倭入寇繼光大破之復追擊之  
同安又追擊之漳浦所謂為繼光所敗者指此見明  
實錄謹附識

吳桂芳傳脫者還海豐副總兵楊克寬禽斬殆盡

臣

章宗瀛按是時倭還保海豐俞大猷圍之兩月賊食  
盡欲走克寬設伏邀之手斬其梟將三人叅將王詔  
等繼至賊遂大潰乃移師潮州以次降丹樓及藍松

三等遂使招降大盜吳平居之梅嶺事在四十三年而李亞元之就擒則在四十四年吳平既叛旋勦之後見明實錄大猷傳所載亦同此以亞元之平并叙於進討吳平之先互異謹附識

吳桂芳傳平初據南澳為戚繼光余大猷所敗奔饒平鳳凰山掠民舟出海自陽江奔安南臣章宗瀛按四十四年平奔後大猷部將湯克寬李超攝賊後連戰不利平遂得奔安南巡撫御史交章論之大猷坐



奪職會河源賊李亞元等猖獗桂芳抗疏留之大猷  
乃生擒亞元平之因還其職見明實錄謹附識

吳桂芳傳尋以高郵湖隄成贈太子少保 臣章宗瀛

按三年八月高郵湖決清水潭口先是孝宗初漕臣  
白昂以運舟經甌社湖觸岸輒壞乃開複河於高郵  
隄以避其險名曰康濟至是湖水決桂芳改挑康濟  
越河修復老隄河成名曰宏濟遂為永利見明實錄  
傳所謂成隄指此謹附識

王宗沐傳拜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臣章宗瀛按宗

沐督漕時疏請勅河臣增隄防以衛陵寢見明實錄

謹附識

王宗沐傳 從子士性附 徵授禮科給事中 臣章宗瀛

按士性為禮科時有請復黃河故道一疏見明紀事

本末謹附識

劉東星傳累遷湖廣左布政 臣章宗瀛按萬厯改元

召東星為刑部主事轉戶部員外郎出為河南僉事

累遷至布政使見識大錄傳未詳載謹附識

劉東星傳其後李化龍循其遺迹與李三才共成之漕  
永便焉 臣章宗瀛按東星濬洳河時初開良莊以  
試行運至化龍等修其舊迹由直河入洳口抵下鎮  
凡二百六十里避黃河吕梁之險會化龍憂去侍郎  
曹時聘終其事見明實錄謹附識

明史卷二百二十三考證